自我关注与社交焦虑：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

李 昳[1] 陆桂芝**[1] 李 勇[2]
（[1]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25）（[2]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150080）

摘 要 为明确自我关注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负面评价恐惧、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作用以及性别差异。选取 446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自我关注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社交焦虑；（2）关系型自我构念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在高关系型自我构念下，自我关注可以显著预测负面评价恐惧；在低关系型自我构念下，该预测作用不显著；（3）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存在性别差异：在女生群体中，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大于男生群体，且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显著；而在男生群体中，该调节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 自我关注 负面评价恐惧 关系型自我构念 社交焦虑

1 引言

社交焦虑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并伴随心跳加快、脸红等症状，对顺利进行社交活动产生干扰（Boehme, Miltner, & Straube，2015）。社交焦虑个体在经济来源、就业稳定性、学业成绩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王明忠，周宗奎 , 范翠英 , 陈武，2013；吴晓薇，黄玲 , 何晓琴 , 唐海波 , 蒲唯丹，2015），因而诸多研究从多方面致力寻找社交焦虑的发生机制，旨在从根源抑制社交焦虑。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一致认为社交焦虑的鲜明特点在于对社会评价的功能失调性信念与消极自我图式，如对自我的消极信念，对社交表现的完美标准，对社交失败结果的信念等（Bautista & Hope，2015）。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提示从自我与社会评价的角度深入探究社交焦虑成因。

自我作为人格的核心，与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均存在联系。自我关注指个体将注意指向自己的思维、情感、外表等内部信息（Holzma & Valentiner，2016）。客体自我觉知理论提出个体在某一特定时段的注意，或者指向自己，或者偏离自己（高培霞，2006）。当注意指向自己时，一方面会通过觉察到现实 - 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而产生消极情绪；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对外部信息的注意加工而产生社会适应性问题。已有研究证明自我关注和各种消极情感 (悲伤、焦虑、愤怒) 及临床症状 (神经性厌食症、抑郁症) 均存在联系（高培霞，2006）。Donald，Abbott 和 Smith（2014）有关社交情境中注意焦点的研究表明，高社交焦虑者比低社交焦虑者报告更高的自我关注。但自我关注导致社交焦虑的机制并不清晰，怎样的个体在进行自我关注时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也没有得到关注。本研究拟对这些问题做出探究，旨在揭示社交焦虑的发生机制。

社交焦虑认知行为模型提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在于负面评价恐惧（Bautista & Hope，2015）。Heeren, Peschard 和 Philippot（2012）使用点探测任务诱导部分被试的注意偏向负面社会反馈，结果表明参与点探测任务的被试产生更高水平的社交焦虑。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父母教养方式、归属感受挫（Chu, Buchman-Schmitt, Moberg, & Joiner，2016；Koydemi-Özden & Demir，2009）。有研究发现自我关注也是影响负面评价恐惧的因素之一（Junghans-Rutelonis, Tackett, Suorsa, Chaney, & Mullins，2018）。自我关

* 本研究得到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7SHB050) 的资助。
** 通讯作者：陆桂芝。E–mail：luzi0451@sina.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535

注水平高的个体形成了关于自己的消极偏差，这种偏差容易引导个体在进行自我评价或预期他人评价时变得消极悲观。Heimberg, Brozovich 和 Rapee（2010）提出社交焦虑得以维持的原因在于过度注意外部威胁线索导致自我监控水平增加的交互循环，实验证实高、低社交焦虑个体均对社会负面评价体验到更多的消极信念，不同之处在于高焦虑个体将注意偏向自己，实施自我监控，而低焦虑个体会将注意转向社交环境以应对消极信念。信息加工理论指出一切信息加工都源于自我，当个体选择性将注意聚焦于自我而忽略外部环境，会通过产生一系列非适应认知而导致焦虑情绪。已有研究证实消极事后加工在自我关注影响社交焦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Gaydukevych & Kocovski，2012）。社交焦虑的元认知模型也指出，社交焦虑的负面评价恐惧特点建立在自我关注的基础上，个体在自我关注状态下会激活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容易引导个体形成一个负面自我形象，与此同时相信他人和自己的想法一致，同样会对自己进行负面评价，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心使个体时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引发社交焦虑（郑丹莹，2016）。可见，负面评价恐惧可能是自我关注影响社交焦虑的中间变量。因此提出假设 1，自我关注部分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影响社交焦虑。

已有研究证明自我关注可以作为个体认识自我的一种反省手段（Holzman et al.，2016），那么自我关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导致其产生负面效应？精神病理学的自我关注模型认为自我关注导致消极反应的条件在于水平过度或涉及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因而自我关注影响负面评价恐惧及社交焦虑的效应大小可能受到其它个体特征的影响。关系型自我构念指以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自我概念（Chang，2015）。高关系型自我构念个体倾向于考虑他人的想法，更担心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李爽，毕重增，黄丽，2014)。已有研究证实关系型自我构念作为一种调节变量，可以调节不同变量间的关系（丁倩，周宗奎，张永欣，2016）。高关系型自我构念个体注重他人的需求和看法，当个体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自我概念不一致时，会威胁个体的自我概念。根据精神病理学的自我关注模型，高关系型自我构念通过威胁个体的自我概念而使自我关注产生消极反应，导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产生。可见，不同水平的关系型自我构念可以调节自我关注与其消极反应的关系。因而提出假设 2，关系型自我构念调节假设1模型的前半路径与直接路径(图1)。

已有研究发现女性的自我关注水平普遍高于男性（Selimbegović & Chatard，2013）。在人际交往中，女性进行自我关注时，更容易担心他人的负面评价而进一步导致焦虑（Biolcati，2017）。此外，有研究发现关系型自我构念在调节其它变量间的关系时存在性别差异（Lee et al., 2017）。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更依赖于人际关系，因而与他人的关系对女性建构自我概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男性更为洒脱，更有主见，较少受到他人的影响。因而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可能在女生群体中更为明显。因而提出假设 3，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在女生群体中更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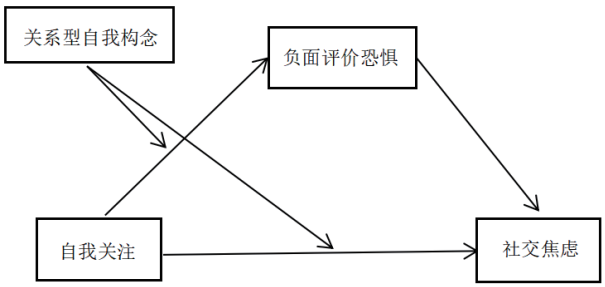


图 1 假设模型图

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某市两所高校 480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4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46 份，有效率 92.9%，其中男 192 名，女 254 名；城镇 263 人，农村 183 人；独生子女 246 人，非独生子女 200 人；大一 74 人，大二 77 人，大三 265 人，大四 30 人；被试年龄在 18~25 岁之间，平均年龄 21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关注量表

采用肖诗来（2010）编制的自我关注量表，共 17 个条目，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 点计分，由社会生理知觉、社会心理知觉、个体生理知觉与个体心理知觉四个分量表组成，各分量表的总分越高，自我关注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89，四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74、.60、.72、.63；问卷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2/df=3.85，NFI=.90，IFI=.92，CFI=.91，

GFI=.91，RMSEA=.08）。

2.2.2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陈祉妍（2002）修订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共 12 个条目，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 点计分。关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结构没有得到统一，Leary 认为是单因素结构，而 Week 等认为该量表包含对负面评价恐惧的正向描述和反向描述两个维度（叶舒，2012）。此外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正向描述的 4 个项目的负荷解释率较低，因而本研究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只使用了反向描述的 8 个项目。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81，问卷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2/df=3.68，IFI=.96，NFI=.95，CFI=.96，GFI=.97，RMSEA=.07）。

2.2.3 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

采用黄丽和毕重增（2012）修订的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共 9 个条目，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7 点计分，总分作为测量指标，总分越高，关系型自我构念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76；问卷的效度指标拟合良 好（χ^2/df=3.36，IFI=.95，GFI=.96，CFI=.95，NFI=.94，RMSEA=.07）。

2.2.4 社交焦虑

采用马弘（1999）编制的社交焦虑量表，共 6 个条目，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 点计分，总分作为测量指标，总分越高，社交焦虑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77；问卷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2/df=2.65，RFI=.91，NFI=.99，CFI=.99，IFI=.99，RMSEA=.06）。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AMOS 22.0 统计软件。考虑到各变量计分方式的不同，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SPSS 宏中及 AMOS 中的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数据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问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6 个，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25.03%，低于临界值 40%（周浩，龙立荣，2004）。其次，单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结果较差（χ^2/df=21.59，IFI=.31，GFI=.53，CFI=.37，NFI=.34，RMSEA=.12）说明本研究的数据结果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社交焦虑与自我关注、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相关，与关系型自我构念显著负相关；自我关注与关系型自我构念显著负相关，与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相关（如表 1）。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同时调节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方程 1 中 X 对 Y 的直接作用显著；（2）方程 2 中 X 对 M_e 的直接作用显著；（3）方程 3 中 M_e 对 Y 的直接作用显著；（4）方程 2 中 X 与 M_o 的乘积项对 M_e 的直接作用显著，方程 3 中该乘积项对 Y 的直接作用显著。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

变量	*M*	*SD*	1	2	3	4
1.自我关注	2.66	.67	1			
2.负面评价恐惧	2.85	.73	.50**	1		
3.关系型自我构念	4.80	.95	-.22**	-.09	1	
4.社交焦虑	2.88	.77	.49**	.44**	-.41**	1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p <.05，**p < .01，下同。

如表 2 所示，前三个条件的三条路径均显著，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我关注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 1。在方程 2 中自我关注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乘积项对负面评价恐惧预测作用显著，方程 3 中该乘积项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关系型自我构念只能在自我关注与负面评价恐惧间起调节作用。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2），在高关系型自我构念下，自我关注显著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 =.73，t=9.54，p<.001）；在低关系型自我构念下，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4，t=.29，p>.05）。综上所述，关系型自我构念只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部分验证假设 2。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检验

按照上述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观点，分别在男（192 名）、女（254 名）被试群体中进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表 3），在男女被试群体中，自我关注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方程 1 效标：社交焦虑（Y）		方程 2 效标：负面评价恐惧（M_e）		方程 3 效标：社交焦虑（Y）	
	β	*t*	*β*	*t*	*β*	*t*
自我关注（X）	.505**	12.335	.462**	11.447	.319**	7.151
关系型自我构念（M_o）					-.281**	-7.224
负面评价恐惧（M_e）					.252**	5.584
自我关注×关系型自我构念			.228**	5.646	-.001	-.013
R^2	.255		.302		.373	
F(df)	152.157（1）		96.011（2）		65.664（4）	

注：X 代表自我关注，M_e 代表负面评价恐惧，M_o 代表关系型自我构念，Y 代表社交焦虑，下同。

对负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也均显著，表明无论男生女生，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均存在。采用 AMOS 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与性别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表 4）女生群体中的中介效应大于男生群体，其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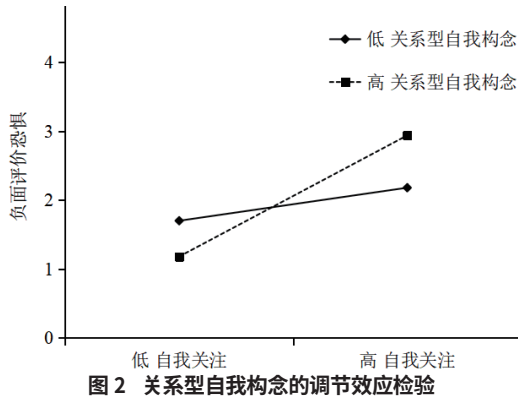


图 2 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男生群体中，自我关注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乘积项可以显著预测负面评价恐惧，而在女生群体中该预测作用显著，表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

4 讨论

4.1 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自我关注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首先，自我关注可以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Junghans-Rutelonis 等（2018）以具有哮喘经历的大学生为被试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处于无哮喘环境中的被试的自我关注与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更高。处于无哮喘环境中的被试觉察到自己的特殊性，注意寻求新异性的特征导致其将注意转向自身的消极症状，且认为自身的外部行为传递了和他想法一致的信息，他人视角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一致，是负面的，由此引发负面评价恐惧。其次，负面评价恐惧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焦虑。DSM-IV 将社交焦虑定义为“在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检验

回归方程		男生 拟合指标			显著性		女生 拟合指标			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df)*	*β*	*t*	*R*	R^2	*F(df)*	*β*	*t*
M_e		.58	.34	42.01(3)			.51	.27	22.56(3)		
	X				.58	10.25**				.42	5.69**
	M_o				.01	.03				.02	.41
	X×M_o				-.02	-.07				.38	5.97**
Y		.57	.33	29.95(4)			.67	.44	37.29(4)		
	X				.31	5.79**				.39	3.87**
	M_e				.30	2.23**				.11	4.63**
	M_o				-.23	-5.50**				-.30	-4.34**
	X×M_o				-.12	1.81				-.09	-1.26

表 4 男女被试群体的中介效应

性别	中介效应值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男	.08	.03	.14
女	.17	.07	.26

社交场合中，对与之前无接触的人进行交往或被他人负面评价表现出持续、明显的害怕”（D'Avanzato & Dalrymple，2016）。元认知模型认为具有社交焦虑倾向的个体会根据之前的社交经历在头脑中储存一系列假设，如一旦不能流畅的进行谈话，就会被判断成不受欢迎的人。一旦个体进入社交环境中，这些假设就会被激活，注意过程转向自身形成一个负面自我形象，并认为这个形象就是他人视角可以观察到的，个体开始担心他人注意到自己的负面形象并进行负面评价，进一步引发焦虑（郑丹莹，2016）。

4.2 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

除中介机制外，本研究还探讨了自我关注对不同个体的社交焦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系型自我构念可以调节自我关注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精神病理学的自我关注模型认为当自我关注的个体感知到自我概念受到威胁时，就会将注意转向与自我相关的负面信息，形成了负面效果。有研究者运用自我面孔识别范式证实与重要他人的比较可以使个体的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关丽丽 , 张庆林 , 齐铭铭 , 侯燕 , 杨娟，2012）。内隐积极联想理论认为不同的自我构念可以激发自我概念的不同属性，关系型自我构念个体倾向于考虑重要他人的想法来确定自我概念，由于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构的局限性，个体在推断别人的想法时容易出现偏差，所感知到的都是他人对自己的消极评价，激发自我概念的消极属性（曾念念，2014）。有研究者设置高低威胁情境证实了学生的导师作为一种重要的他人，会破坏学生自我概念的积极属性，威胁其自我概念的一致性（Ma & Han，2009）。因而在高关系型自我构念下，自我概念受到威胁，此时个体进行自我关注，所能意识到的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负向评价，进一步导致负面评价恐惧。

此外，研究发现关系型自我构念在自我关注与社交焦虑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此的解释可能在于自我关注的稳定性。Wells 和 Clark 提出社交焦虑个体存在“预先激活的自我关注加工模式”，认为社交焦虑个体在进入社交情景前与离开社交情景后都会沉浸在自我关注中（郑丹莹，2016）。这种自我关注的稳定性可能会削弱低关系型自我构念对自我关注与社交焦虑关系的缓冲作用。

4.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表现为男生的中介效应值低于女生。性别角色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Huang & Gamble，2015）。社会对男性角色的定位在于力量的象征，其主要职责是为家庭、社会的建设努力。男性为了符合社会期望，要尽量表现出男子汉气概的一面，较少在意他人的评价。相反，社会对于女性较少关注她们的能力，而更多关注其外表与内在，女性同样为迎合社会期望，要尽力展现自己良好的外表与道德性的内在，会更加注重来自他人的评价，以此为标准来检查自己是否符合社会期望。

此外，研究发现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只存在于女生群体中。有研究者认为女性的社会化需求大于男性，她们自我概念的建构很大程度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关系需求（王紫薇，涂平，2014）。因而高关系型自我构念很容易威胁到女性的自我概念，导致自我关注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胡金凤、余祖伟、邬俊芳和邓琳双（2013）研究表明男性更倾向于独立型自我构念，表现在为人处世上喜欢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心中所想，而很少考虑事件对他人的影响或他人对事件的态度观念。性别角色理论也赋予男性角色更多的独立性，其自我概念的建立较少受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威胁，因此关系型自我构念无法调节男性的自我关注对其消极反应的影响。

5 结论

（1）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我关注与社交焦虑关系间起中介效应；（2）关系型自我构念调节自我关注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相较于低关系型自我构念，高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个体进行自我关注时会引发负面评价恐惧；（3）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

曾念念 . (2014). *大学生自我关注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被洞悉错觉* .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祉妍 . (2002). 中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的相关性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16(12),* 855–857.

丁倩 , 周宗奎 , 张永欣 . (2016). 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与依赖 : 积极自我呈现的中介效应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 . *心理发展与教育 , 32(6),* 683–690.

高培霞 . (2006). 自我关注与情绪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115–119.

关丽丽 , 张庆林 , 齐铭铭 , 侯燕 , 杨娟 . (2012). 自我概念威胁以及与重要他人的比较共同削弱自我面孔优势效应 . *心理学报 , 44(6),* 789–796.

胡金凤 , 余祖伟 , 邬俊芳 , 邓琳双 . (2013). 大学生自我构念、自我监控与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1(2),* 292–295.

黄丽 , 毕重增 . (2012). 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 *心理学进展 , 2(4),* 173–178.

李爽 , 毕重增 , 黄丽 . (2014). 反思自我评价对自信的影响 : 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 *心理科学 , 37(2),* 400–404.

马弘 .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 北京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

王明忠 , 周宗奎 , 范翠英 , 陈武 . (2013).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 : 序列中介效应分析 . *心理发展与教育 , 29(2),* 166–173.

王紫薇 , 涂平 . (2014). 社会排斥情境下自我关注变化的性别差异 . *心理学报 , 46(11),* 1782–1792.

温忠麟 , 叶宝娟 . (201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 竞争还是替补 ? *心理学报 , 46(5),* 714–726.

吴晓薇 , 黄玲 , 何晓琴 , 唐海波 , 蒲唯丹 . (2015). 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攻击、抑郁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3(5),* 804–807.

肖诗来 . (2010). *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关注与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关系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叶舒 . (2012). *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自尊、自我意识的关系研究* .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郑丹莹 . (2016). *大学生自我关注水平对社交焦虑程度的影响* .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浩 , 龙立荣 .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 *心理科学进展 , 12(6),* 942–950.

Bautista, C. L., & Hope, D. A. (2015).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ocial anxiety and response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online social cue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9(5),* 658–668.

Biolcati, R. (2017).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 compulsive buying.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8,* 74.

Boehme, S., Miltner, W. H. R., & Straube, T. (2015). Neural correlates of self–focused attention in social anxiety.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6),* 856–862.

Chang, C. (2015). Self–construal and Facebook activities: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orient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3,* 91–101.

Chu, C., Buchman–Schmitt, J. M., Moberg, F. B., & Joiner, T. E. (2016). Thwarted belongingn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40(1),* 31–37.

D'Avanzato, C., & Dalrymple, K. L. (2016). Recent insight into the subtypes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18(5),* 50.

Donald, J., Abbott, M. J., & Smith, E. (2014). Comparison of attention training and cogniti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ocial phobia: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42(1),* 74–91.

Gaydukevych, D., & Kocovski, N. L. (2012). Effect of self–focused attention on post–event processing in social anxiet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50(1),* 47–55.

Heeren, A., Peschard, V., & Philippot, P. (2012). The causal role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cues in social anxiety: A test on a cyber–ostracism task.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6(5),* 512–521.

Heimberg, R. G., Brozovich, F. A., & Rapee, R. M. (2010). A cognitive behavioral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Update and extension. In S. G. Hofmann & P. M. DiBartolo (Eds.), *Social anxiety: Clinical,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pp. 395–422). Amsterdam; Boston: Elsevier.

Holzman, J. B., & Valentiner, D. P. (2016). Self–focused attention affects subsequent processing of positive (but not negative) performance appraisals.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50,* 295–302.

Huang, Q. H., & Gamble, J. (2015). Social expectations, gender and job satisfaction: Front–line employees in china's retail sect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5(3),* 331–347.

Junghans–Rutelonis, A. N., Tackett, A. P., Suorsa, K. I., Chaney, J. M., & Mullins, L. L. (2018). Asthma–specific cognitions, self–focused attention,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diagnosed with childhood–onset asthma. *Psychology Health and Medicine, 23(1),* 69–81.

Koydemir–Özden, S., & Demir, A.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attitudes and shyness among Turkish youth: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elf–esteem as mediators. *Current Psychology, 28(3),* 169–180.

Lee, Seung–yeon, Kim, & Sejin. (2017). Gender–specific relations among rejection sensitivity, status insecurity,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Focused on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llective and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Korea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4(4),* 125–152.

Ma, Y., & Han, S. H. (2009). Self–face advantage is modulated by social threat–Boss effect on self–face recogn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1048–1051.

Selimbegović, L., & Chatard, A. (2013). The mirror effect: Self–awareness alone increases suicide thought acces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2(3),* 756–764.

Self-Focused Atten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Li Yi [1], *Lu Guizhi* [1], *Li Yong* [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2]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Harbin, 150080)

Abstract With the awakening of people's awareness, social anxiety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s.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anxiety. As the core of personality, self is connected with all aspects of mental process. The object self-awareness theory holds that individuals point to themselves or deviate from themselves at a particular time. When individuals focus on themselves, they will compare with a certain standard, perceive the gap between the real self and the ideal self, and then generate social anxiety. Man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self-focused attention (SFA) i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nxiety, but few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SFA on social anxiety. According to social anxiety cognitive behavioral model,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 is regarded as the core feature of social anxiety. In addition, the meta cognitive model points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NE in social anxiety is based on SFA. The self-focused attention model of psychopathology suggests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FA is conditional. When self-concept is threatened, it will cause negative effects of SFA. Therefore,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RISC),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reatening self-concept, c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FA and FNE. In add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gender differences of RISC's moderating effect in other variables.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RISC's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FA and FN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SFA on social anxiety. 446 college students (192 boys and 254 girl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y completed the self-focused attention scale,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scal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and social anxiety scale. Bootstrap of Amos was used as the analytic method to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N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SFA to social anxiety. SFA predicted FNE significantly (β=.46, p <.01), and FNE predicted social anxiety significantly (β=.25, p <.01). RISC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SFA to FNE. The interaction term (SFA x RISC) predicted the FNE explicitly (β=.23, p <.01). When the levels of RISC were low, the relation of SFA to FNE was crucial, but the relationship was not crucial with high SFA.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N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ISC ha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female group,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greater than the male group,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ISC was significant. While in the male group,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ISC was not significant.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adds new results to related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anxiety.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relieve social anxiety. More successful social experiences can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confidence and reduce their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way of individual counseling and group counseling can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form the ability to define themselves independently, and guide individuals to transfer their attention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reduce the negative attention to self.

Key words self-focused attentio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social anxiety